



佛前笑靥 石畔花开:品阅韩非的芳菲世界

□文/胡电亮



韩非

1979年出生,江苏响水县人。200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2010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师从江宏伟先生。现为江苏省书画院专职画家,江苏省中国画学会理事,江苏省美协花鸟画艺委会副秘书长,南京总统府书画院常务副院长,南京书画院特聘画家,南京邮电大学画院研究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北京工笔重彩画会会员。

主要展览

2016年 江苏省书画院作品展(南京·江苏省现代美术馆)、“寻常·物”当代艺术家群展(上海·周围艺术画廊)、花事未了·工笔花鸟提名展(南京·一品画廊)

2015年 移花·接木——韩非、康凯工笔画作品展(北京·798青研会)、东方雅韵——当代中国工笔画八家作品美国展(美国·纽约)、春暖花开·韩非现代工笔画展(日本·福冈亚洲美术馆)

2014年 色境——中青年艺术家群展(北京·798艺术区费尼琦艺术中心·作者画廊)、中国未来——十竹斋画院2014年度青年艺术家提名展(南京·六朝博物馆)

2013年 墨色如幻——江苏省中青年名家作品邀请展(南京·六尘艺术馆)、呵幻为真——图像的寓言当代工笔名家邀请展(南京·芥墨艺术馆)、中韩美术交流展(徐州·李可染艺术馆)

2012年 《第四届当代中国画学术论坛·创新中国画展》特邀(台北·国父纪念馆)、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25周年优秀作品展(南京·南京博物馆,北京·国家画院美术馆)、厦门·全国中国工笔画双年展(厦门·厦门市美术馆)

2011年 Young Art Taipei 2011/色墨两岸研究展(台北)、第五届亚洲新意美术交流展(泰国·曼谷)、南腔北调·中国画当代青年名家邀请展(南京·芥墨艺术馆)

个人画册出版记录

《当代工笔画唯美新势力韩非工笔画精品集》福建美术出版社

《画境——韩非工笔花鸟画探微》安徽美术出版社

《中国高等艺术院校教学范本·韩非工笔花鸟》江苏人民出版社



《浮生系列一》



《牡丹》



《香闺冷》

作为近年来“新工笔”的重要倡导者与参与者,性情敦厚且睿智机敏的韩非绘事之余精心策划了若干场高水准的工笔画展,成为引领一种审美风尚的活跃人物。和其对展览的态度一样,韩非在作品中体现的是一种对艺术品质的苛求。韩非的创作状态是冷静而深沉的,他所试图营造的并非自然场景中的精美一隅,而是一个孑然独立的人文意象空间。当我们面对韩非的艺术作品时,所要欣赏的亦不仅仅是其技术上的精湛,而是要静心阅读出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突然间生发的细微情感。

艺术与人性贴合的地方正在对私昵情感的言说,画家比别人幸福的地方正是能够通过手中的画笔结构出心底的萧索荒寒。韩非的画面所展现的是一种繁华敛尽后的苍凉之美,暗淡灰雅的色调清丽且通透,在一种极度抑制的情绪内彰显着颜色最原始的质感,优雅恬静且含蓄深沉中不沾染一丝脂粉的浊气。嶙峋空瘦的太湖石或是庄严幽明的古佛石尊掩映下,花色饱满幽丽,禽羽精细考究,俨然一个孤寂荒寒的凄迷意境。苦心经营的简约图式,使得画面跳脱传统花鸟画的经典范式,在有限的图像内植入了现代人的审美观念和浓厚的真实情感,凝练的华美词汇表述的是自然之外的静默闲愁,在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氛围语境里言说着关于生命情感的隽永悠长。

韩非作品中的画屏作为一个优美的词汇,带有极强的表征意味,延展着多重意态的虚拟空间,它的出现使画面的气氛由户外的自然场景切换到具有神秘气氛和内敛意味的特定场域,这是一种向内探寻的自省空间。画屏在画面中承载的是一种真实的虚妄,虚假的繁花似锦映衬着现世的静默消沉,它隐喻了一种时空上的错位,游走的禽鸟、浮蝶正是花间的低语者,讲述那一幕幕关于繁花似锦的故事,光阴正在这种现世的落寞与已逝的繁华间悄然地流淌,在这样的孤单空守中完成了主体情感的生发。

东方诗意语境中,花与鸟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想象,花会凋零,鸟会飞去,当下拥有的一切美好都将是过眼的云烟,繁华的易逝带给人无限的伤感,因此对这种不确定感的捕捉正是对迷离幻梦的耽溺和对忧伤落寞的感怀。作为东方的朦胧诗,花鸟画寓情于

物,托物以言志,情在物中,物在情里,语句清丽隐晦而又韵味悠长。韩非的画面正是通过暗淡凄清的忧郁色调为观者勾陈了一个似古还今、凄迷冷艳的情感秘境。现代背景下,以古典的花鸟画样式勾染内心的私情,或许会被认为是保守的做派,然而对于有着怀古情节的画家,所丢不掉的恰恰是这种表述方式背后所蕴藉的微妙情感。

好的艺术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在光阴里发酵,生出独特的味道。韩非深深迷恋着这“旧”,这被光阴打磨过后的“旧”里包裹着一度的精致与繁华,当我们隔着时光的河水再次打量这鬓改的朱颜,便会不经意地去思慕那雕栏下伊人的倩影和江畔暖暖的春愁。

“鸟自无言花自羞,随花飞到天尽头。”折枝花是春天的殇,冷艳的花沉醉在幽幽的香梦,不愿醒来,在一夜的冷峭中孤守着昨日的芳醇。芳香的意蕴有时并不是温馨而暖人的,更多的是清冽而醉熏的,在昏天暗地中幽幽地轻唱着光阴的弥撒。韩非正是以殇情独顾旧时的迷梦,怅然道别离去的烟霞,在一种黯然忧伤的语调中静观现世的焦虑与迷茫,展开一段对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永无休止的追问。鸟与花的依恋是情与景的交融,韩非画面中的禽鸟常常以形单影只的样态伫立于石畔花前,形单影只是客散酒醒后一个人的孤单静守,静守的不是另一只倩影的出现,而是那已然回不去的繁华满眼。当华丽已成过往,只能在这里苦守着一地的感伤。伤感不是一种哀鸣,而是以深情的方式在凄凉中转出一种温暖的慰藉,在现世的落寞中寻找生命自身的存在价值。

折枝花是憔悴的美人面,太湖石是消瘦了的嶙峋骨。石的坚贞永固与花的刹那芳华形成了语义上的互文。石空心念,暗香销魂,我是你前生的绚烂,你是我今世的贪恋,我为你消瘦得衣带渐宽,你为我沉醉得烟霞满眼,石与花的默语正是醉与愁的情意绵绵。也许这今生的悲苦离愁不过是佛前的拈花笑靥,也许这前世的繁华幻梦才换来了眼下的石畔花开。繁华与幻灭之间,似这梦幻泡影般的露珠与闪电,懂得了幻灭才会让繁华更加绚烂,懂得了繁华才会让幻灭来得更加坦然。相信勤奋自勉的韩非,在接下来的时光里能够以他充满温情的笔墨为我们的的心灵世界带来更多的寂寞欢喜。